



元代史書 三卷

元
代
史料叢刊
初編

芝山書社

元史新編

敘

秀水朱竹垞先生嘗論唐以後國史成於官局未若成於一人一家者之專官書萃眾分撰彼此不相貫注其不免於紛歧複襲理固然也明初修元史前後集三十史官迫於速成總裁宋王諸公殆多未經閱視其中如列傳重出者多至數篇此豈難辨而亦不加察其他可知已在列史中最爲草率近世嘉定錢氏大興徐氏皆有志重修竝未卒業先族祖默深先生自幼力學通究古今期於經世致用著述脫穀者先後二十餘種聖武記海國圖志尤爲士大夫攷掌故議邊防者之資久已棄傳海內晚復從事元史刪定體例獨出己裁其所徵據則元代官私之所

紀錄明初諸臣遺老之所記載遼金宋明諸史之所出入與夫佚事遺聞見於近人及泰西各家之說元本本殫見洽聞載於各卷所注凡例所引者可按視也其書之特出於新增者則以開國啟宇遠軼漢唐西北所立沿革當章立太祖三朝平服各國傳中葉正朔不逾金山蕭琦內闕盛衰攸關立東北叛藩傳至宮闈內治垂化之淑慝備書宗子維城傳嗣之榮枯悉譜聖武佐命補錄其元勳泰定承宗特紀其良輔申春秋之義而書亡宋降臣慨宗社之墟而記末年羣盜其制度之不沿前代者禮志廣帳殿陵寢之篇版圖之原掌職方考地志辨和林阿母之城此皆詳舊史之所未詳也州傳分類相從以法侏儒名

字之惑則又列史之變例已本紀自世祖而下襲用邵氏類編袁文志氏族表全取之錢詹事擇善而從不必已出固史家之常歟其餘就三十史官之辭而損益之義歸謹嚴事求詳核論次略就而歿槩落仁和龔氏已而復入於莫君祥芝光齋承乏新疆聞王益吾祭酒言亟寓書索還值

國家多故鞅掌不遑弃存久之歲丁酉始屬歐陽輔之鄒改之兩茂才校采凡八閱寒暑徐克藏事先族祖自敘篇末明言託時賢奏進而桑榆景疾卒蘊蘊弗果幸名流爲之珍襲不燼於兵燹迄今五十年藉同里一二諸生從散佚後勉成完帙不可謂非神物呵護之功也原稿係刲成有目無書者亦不止一處昔

之良史所傳其非全書者多矣抑古人有言非史官不應爲人作傳推之帝紀實錄更非私家所得爲然此特爲當代言之若修古史則義所不拘列史之不出於史官或何爲史官而其書實出於私修者不知凡幾史記三國志南北史新五代史並非敕譖而皆以正史著於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卽如康熙中邵戒三學士元史類編亦成於退休之日會

聖祖南巡進呈此尤

盛代近事之可援附者光熹慮歲遠遺棄就湮及時鋟梓倘當世大君子爲加鑒定上呈

乙覽俾得與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同列正史以傳之天

下後世是則先族祖神畱柱下及余小子奉奉二紀
抱守殘闕惟恐失墜之志也夫

光緒三十一年秋七月邵陽魏光麟敘

擬進呈元史新編表

賜進士出身江蘇高郵州知州

臣魏源擬稿

臣源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云元史二百十卷成於明初承前代文獻不足之餘加以纂修官宋濂王禕皆係文士疏於攷訂昧於袞鉞有史才而無史學史識八月成書是以疏舛四出或開國元勳而無傳或一人而兩傳順帝一朝之事雖經采補亦復不詳至其餘諸志刑法倉貨百官全同案牘在諸史中最爲荒蕪

臣源攷

武英殿國子監頒行廿三史有舊唐書復有新唐書有舊五代史復有新五代史皆於舊史之外重加整理往往後勝於前

國朝康熙乾隆間詹事府詹事臣邵遠平臣錢大昕皆有重修元史之事錢大昕惟成氏族表經籍志邵遠平元史類編製鄭樵通志之重儻以天王宰輔庶官分題已大備史法且有紀傳無表志於一代經制闕略未詳故欽定四庫全書置之別史臣源於修海國圖志之時知元代西域遠徼皆西北接鄂羅斯西南連五印度與今西洋夷接壤自

國朝以前疆域未有廓於元者而史書之蕪蔓疏陋亦未有甚於元者爰發憤重修采四庫書中元代各家著述百餘種竝旁搜元祕史元典章元文類各書參訂舊史成元史本紀十二列傳□□表□志□□凡□□卷敢敬敘其端曰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

力之雄廓過於漢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無一童昏暴繆之主而又內無宮闈奄宦之蠱外無苛政強臣夷狄之擾又有四怯辭之子孫世爲良相與國同休其肅清寬厚亦過於漢唐而末造一朝偶爾失馭曾未至幽虜桓靈之甚遂至魚爛河潰不可救者何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公則中外一家不公則南北氏裂古聖人以紱冕當天之喜斧鉞當天之怒命討威福一奉天道出之而不敢私焉明人好訾前代每謂元起朔方混一中夏創制顯庸以遼金新附者爲漢人以宋人爲南人以此用人行政皆分內外三等內色目而疏中原內北人而外漢人南士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其用入則臺省要官皆據於世族漢人南人百無一二中葉

以後破格知遇者官至集賢翰林院大學士而止從無入相秉樞之事以

臣

觀之殆不盡然方太祖太宗開艸

之初卽以耶律楚材爲相其所舉用立賢無方世祖混一南北復相史天澤而劉秉忠參贊大計已同內相其

餘如趙璧宋子貞張文謙姚樞許衡葉李等竝入中書

輔政初無內蒙古色目外漢人南人之見惟中葉以後

始分畛域凡臺省長官皆用蒙古舊人及其判署不諳

文詒不得已始取漢人南士佐之其如順帝之相賀太

平者十無一二焉中書政以賄成臺憲官皆議價得之

出而分巡競漁獵以償債帥不復知紀綱爲何物至於

進士科舉置自元初中葉屢舉屢輟動爲色目人所掎

摭順帝末年始一大舉行而國將亡矣兼之中原財賦

耗於僧寺佛事者十之三耗於藩封勳戚者十之二是以膏澤之潤罕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界鴻溝於大宅自以爲得親邇疏逖之道致韓山童僞檄有貧極江南富歸塞北之怨天道循環物極必反不及百年向之混一者復成輻裂乘除勝負理勢固然哉且元恃其取天下之易既定江南并大理遂欲包有六合日本瓜哇皆覆海師於數萬里外又不度中外形勢經畫兩莽外置嶺北嶺西諸行省動輒疆域數千里馬行八九日方至內置江浙湖廣各行省舉唐宋分道分路之制盡蕩覆之旁通廣闢務爲侈闊鞭長駕遠控馭不及於是阿里不哥海都諸王叛於北乃顏合丹諸王叛於東安南緬甸八百諸蠻叛於南窮年遠討虛敝中國如外

彊中乾之人軀榦龐然一朝瘞木於是黃河潰於北海
漕梗於南盜賊起於東大盜則一招再招官至極品空
名宣敕逢人卽授屯膏吝賞於未熾之初而曲奉驕子
於燎原之後人心愈渙天命靡常二三豪傑魁壘忠義
之士亦冥冥中輒自相蚌鵝潛被顛倒而莫爲之所若
天意若人事焉嗚呼孰使之然哉人知元史成於明初
諸臣潦草之手不知其載籍掌故之荒陋疏舛諱莫如
淡者皆元人自取之兵籍之多寡非勳戚典樞密之臣
一二預知外無一人能知其數者拖布赤顏一書譯言
聖武開天記紀開國武功自當宣付史館乃中葉修太
祖實錄請之而不肯出天厭修經世大典再請之而不
肯出故元史國初三朝本紀顛倒重複僅據傳聞國初

平定部落數萬里如墮雲霧而經世大典於西北藩封之疆域錄籍兵馬皆僅虛列篇名以金匱石室進呈乙覽之書而視同陰謀深閉固拒若是是以元一統志亦僅載內地各行省而藩封及漠北遼東西域皆不詳又何怪文獻無徵之異代哉是以疆域雖廣與無疆同武功雖雄與無功同加以明史館臣不諳繙譯遂至重紕疊繆幾等負塗不有更新曷徵文獻臣源伏思周監二代成斯文之郁郁彬彬書紀三科存前朝之渾渾噩噩敢以文章靖獻上報

屢朝養士之恩竊比柱下潛修整齊一代簡書之舊託浙撫之淵源隨奏疏而上進無上下古今之識特文省而事增於山海崇深之中聊管窺而蠡測無任戰栗隕越之

至